

财阀?情侠?商界美丑浮世绘 金元?惊梦?豪门爱恨骊情书

Jiaoyang Buzai

骄阳不再

迟来的觉醒 也能扭转颓局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

梁鳳儀

离恨篇
财经小说系列之



财经小说系列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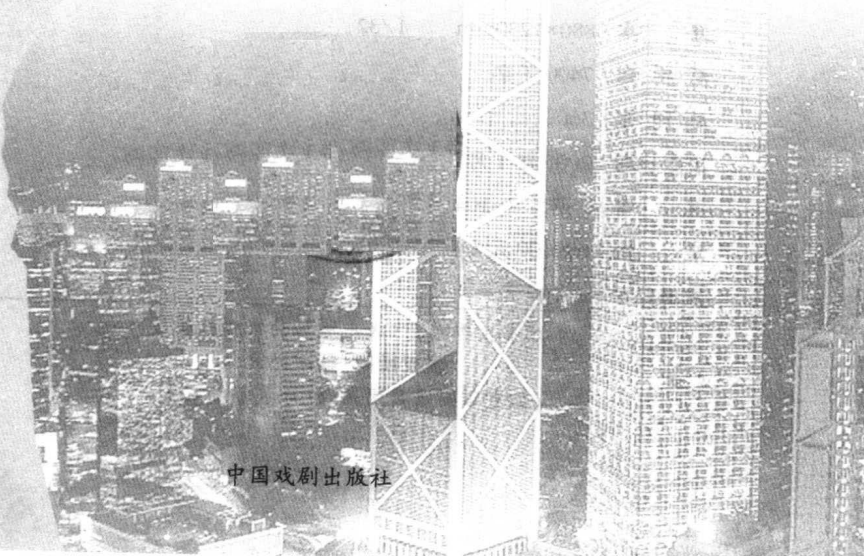
离恨篇

Jiaoyang Buzai

骄阳不再

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骄阳不再 / 梁凤仪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5. 1

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

ISBN 7-104-01882-4

I. 骄... II. 梁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7412 号

骄阳不再

著 者 / 梁凤仪

责任编辑 / 张月峰 吴淑岑

策 划 / 林 飞

出 版 /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发 行 / 新华书店

邮购网址 <http://www.republicbook.com>

印 刷 /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mm 1/32

总 字 数 / 7400 千字

总 印 张 / 360

出版日期 /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104-01882-4/I·764

定 价 / 680.00 元 (全 44 册)

本册定价 / 14.00 元

本书由香港勤+缘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可与承印厂联系)



自序

小说的创作，有时只源于一个简单的概念。

你有否注意到，很多时生活的压力太大，困难太多，委屈太甚，气馁之余，顿生万事皆休，拂袖而行，从此遁迹江湖的念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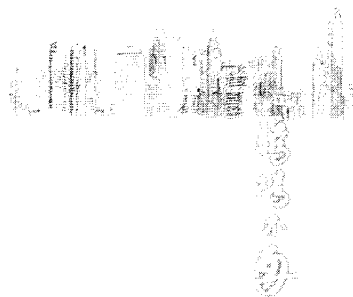
又人与事的价值，往往在失去之后，才益显矜贵。

如有一天失而复得呢，会否从此珍重有加，而不故态复萌，甚而变本加厉呢，真的不得而知了。

《骄阳不再》就是根据这番无可奈何的情绪产生的一个故事。

想你会同感而起共鸣！

梁凤仪



一九八九年。

深秋。

香港某日。

报章以不太触眼的篇幅，载：

“周末扬帆出海，乐极生悲。年青企业行政大员韦家骏堕海失踪，游艇空置海湾整夜，翌晨始被发现，水警、蛙人四出寻觅，终无功而回。

韦家骏，三十八岁，任职捷新集团为执行董事，其父韦定中，乃本港著名殷商。韦家骏与妻林芷洋，育有二子女，长女敬慈，十六岁，月前车祸中丧生，次子敬祖，十二岁……”

一九九〇年。

初夏。

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密臣小镇。

正午时分，并无骄阳，天仍阴暗，且间歇性下微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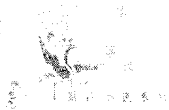
大街上差不多空无一人，两旁的店铺虽大开中门，却淡静得教人误以为已关门停业。

只有街尾的一间兼营邮政生意的杂货店，还有个客人走进去，视察他租用的邮箱。

没有人认得出他就是韦家骏。

这密臣小镇，只有二万人口，离温哥华近两小时的车程，少有香港移民。

韦家骏打开信箱，立即跌出一个灰蓝色的信封来。



韦家骏那么的大吃一惊，连连后退，背撞着墙，才晓得整个人站定下来。

他那深棕色的眼睛，刹那间闪着泪光，益显得清明俊朗。

灰蓝色的信因他没有拿稳在手，就从信箱飘飘然地直跌至地上去，刚好落在韦家骏的脚旁。

他垂着头，把那封信盯紧，怕它会消失似。

对，看刚才那信，摇曳生姿地飘落地面，就知道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信纸，无缘无故的一阵风，就会把它卷个无影无踪了！

不如赶快拾起它吧！

才弯了半个身，手伸到离地面只几寸，韦家骏又迟疑了。

加拿大的邮局有很多分销站，把邮政生意让一点出来给小市民经营，彼此图个方便。这间小小杂货店，兼营售卖邮票和租用邮箱，不知不觉已有三十年历史，那老板娘嘉福太太还未到六十，就已满头花白。

外国女人一般的不耐岁月！二十岁过后，就是粗婆娘一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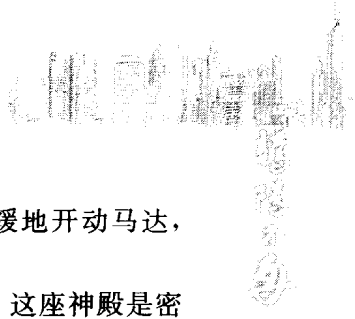
嘉福太太走过来，好奇地望住韦家骏，望得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韦家骏飞快地拾起地上的灰蓝信件，锁好了邮箱，就三步拨成两步地走离小杂货店。

把信紧紧的握在手里，再把手插在裤袋内，这才万无一失。

转瞬间，这信对韦家骏又变得价值连城。

人是善变的，谁说不是呢？



韦家骏跳进一辆二手小房车内，缓缓地开动马达，一路风驰电掣，把车开上一个山岗上。

山岗上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圣母教堂，这座神殿是密臣小镇惟一的名胜。盛夏将临，外来游客，总会前来驻足，凭吊一段缠绵哀怨的爱情故事。

韦家骏也听这儿的镇民说过，若干年前，一位富翁的爱人去世，他悲恸不已，故此把身家捐献出来，向政府买了这个小山岗，建成这座教堂，纪念爱人。

为什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建筑教堂呢？

只为二人曾双双携手爬上山岗来，迎风起誓，但愿有日能走到教堂内成为上帝祝福的一双配偶！

何其不幸，愿在人亡！

既是腰缠万贯仍难买人间欢乐，又何惜重金兴建一座唤魂入梦之所，以慰相思之苦。

传闻到这圣殿来真心诚意恳求上天庇佑的男女，必会有缘跟心上人相依相聚！

韦家骏把车停好了，缓步走进圣堂去。

每次来他都坐在最后一排跪凳上。今天也不例外。

圣堂根本没有人，静得连人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遑论心跳。

韦家骏太觉着自己的心，一下又一下地加速跳动了。要不要把信拆阅呢？

他仰着头，望住张开双手、矜怜世人的圣母玛利亚，求它好好指引。

灰蓝的信封从口袋里取出来时，已经满是皱纹，再加上韦家骏的手不住冒汗，信封上的字迹都被汗水融化了一点点，像泪痕斑驳。

究竟是圣母慈爱怜恤的指示，抑或人类好奇的天性使然，令韦家骏终于颤危危地拆了信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信封跟信纸是配套颜色。一种无奈、忧伤、哀愁、期盼都淡淡而婉转地随那灰蓝的色泽，散发出来！

信纸果然只有一张很薄的一张。

清劲秀丽的字迹一如其人映入眼帘，韦家骏心上连连牵动，偌大的教堂像刹那间起着一下又一下他心脏急促跳动的回响。

蝇头小字蠢蠢欲动，硬要闯进他的视程之内，却又屡屡的被无情拒绝。

涌流的泪水成了重重挡在眼前迷糊不清的屏障。

最终，韦家骏哭得像个小男孩，狠狠的，不能自己地弯下了腰，背部断断续续的抽动。

良久……。

他试坐直了身子，仰头看见远远的圣母像，那慈爱的目光、鼓励的微笑，仍然慷慨地朝着他传送。

拿衣袖揩干了泪，韦家骏深深的吸一口气，重新摊开了手上的信。

字体由模糊而至清晰，写道：

“我深信总有一天，这信会放到你手上去！

家骏，如果我尚余半分明慧，一如你的期许，我会猜，你必是在密臣小镇山岗上的圣母教堂内，念我的这封信的，是吗？

不来加拿大找你，是为尊重你的意愿与选择。

你的苦，我深知。

千亿个抱歉，都未能道达我的罪疚于万一。

无人有资格恳求你回来！更无人能再以爱为藉口去增添你的负累。

往昔，有你在身边的我们，宛如万物浴于充沛的阳光之中，仰承照耀，壮丽成长。

如今，骄阳不再，凄惶难以言宣。

家骏，家骏，你会原谅我吗？

请让我等你，让我默默的守在远方，等重逢的一天！

等那么三年！让三年时光去考验你和我，三年后的今日，我会到密臣小镇来，跑上小山岗上的圣母教堂，在那儿候着你！好吗？

我的这个期望与恳求，只有你知，我知。

我很自私，是不是？

这世界上，谁不呢？

爱你，真的，不能稍减分毫的爱你！”

知名不具

韦家骏把信念了千百万遍。

他颓然地跪倒下去，恳恳地祷告：

“圣母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

圣母像的目光清晰明亮，望住圣堂内惟一的信徒微笑，一直微笑。

他慈爱的面容，似传送着超然的力量，安抚着韦家骏的心神，帮助他渐渐恢复平静，更引领着他，慢慢逐步回想，将过去的一切，重新展示检讨，以寻求他要的答案。



一九八七年。

香港的十月中旬。

一片愁云惨雾。

纽约股市带头崩溃，一泻千里。

金融界的大阿哥率先落难，全球手足立即紧随其后，无一幸免。

电视镜头下纽约交易所与美国交易所的交易大堂，比平日还要纷乱千百万倍。万头钻动，全都面如土色，神情的紧张，凝聚成热辣辣的汹涌怒火，像要冲越荧光幕，烧到观众的脸上来似。

世界末日将至，自有群魔乱舞。不是不惊心动魄的。

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停市，立即引起国际间的激烈争论，香港财经界的忧患更添一重。

复市的一日，连街头的计程车司机都下意识地慢驶，留心静听电台广播。更遑论金融企业界中人，无不汗流夹背，屏息以待。

股市狂泻与否，跌幅无药可救抑或还有力挽狂澜之可能，关系着太多人与太多机构的成败兴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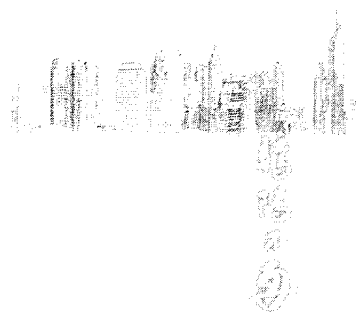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人其实虎视眈眈，候着这个滔天巨浪，岂只期望能作劫后余生，简直奢求时势造英雄，忙不迭的把自己的发迹建在别人伤亡惨重、无力翻身的痛苦之上。

电脑的大利是画面，一开市，估盘涌现，连那起强劲蓝筹股都变成软脚蟹，挂入的一行指标，空白一片。

市场承接力迹近于零。

每只股票的价位，一如小石掉进无底深潭，跌个无影无迹、无声无色。

开市后十分钟再十分钟再十分钟，大利是荧光幕仍



未出现挂入盘。

有人问：

“电脑失灵？”

名闻全球的香江股票电脑交易系统，比伦敦交易所的设计还要更胜几筹，怎么会失灵？人们的思路实因过分担心而妄生幻想了。

当第一个挂入盘出现时，市场中人差点要泪盈于睫地欢呼了！

吓不吓死人？

以资产值而论，捷新集团是香江十大上市公司之一，活跃程度更经常名列十大交投最劲之股票行列。

然，大势所趋，今天的表现，仍是疲弱至难以置信。

捷新是英资机构，业务范围至广，包括货柜码头、酒店、地产、百货商场、各种名牌华洋货色的出入口等。

捷新集团的主席赖恩·杜德伦先生，是英国杜德伦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，当英国国旗一插在这小岛上时，赖恩·杜德伦的祖父就注资香江，将殖民地特色与英国豪门望族的威势，轻而易举、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东方之珠一支经济劲旅。骨子里头，还能挟企业翘楚之身份而在政治上产生多少影响力呢？外间人不得而知。因为赖恩·杜德伦幼承庭训，一直以来，都把他行政局议员的身份，保护兼表达得相当稳阵。

捷新集团本身在财经界内，倒是货真价实、财雄势大的可信任机构。

环视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几百间公司，也真太多虚有其表、徒负声名的货色了。

一旦上了市，根本就立即陷进冬眠状态，小股东要



套现，理论上随时可行，实际上要吃尽哑巴亏，才乞得大股东以绝对低廉的股价承购。

股票缺了市场人士的普遍注意力和欢迎程度，其实凄凉过市道呆滞的房产。

不明其中奥妙者，只一听见上市公司的身份，就忙不迭的以为该机构主脑人是大亨，只显经验之不足与世面之肤浅。

是要像赖恩·杜德伦这种坚持要让捷新集团股票活跃的人，才值得市场尊敬。

韦家骏是赖恩·杜德伦近年提拔得最着迹的年青华人。两年前，才被委任为董事局成员。虽是受薪董事，实际身份还是打工仔，然，已算位极人臣，最低限度在董事局中，的而且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与他平起平坐的虽还有若干洋人，也就不必管了。

韦家骏管辖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几间捷新全资附属的酒店与百货商场，也兼管集团的公司秘书与法律部。故而有关捷新上市公司身份的一切事务，都在他照应之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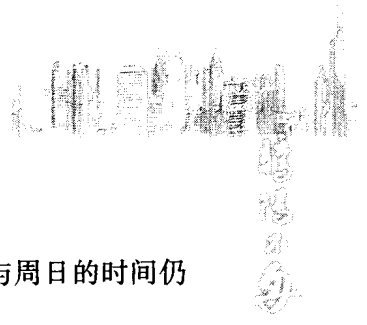
职责所在，对于这个十月股灾，他就得格外地留神。

举凡在股票电脑网络之内的地区，都可以申请安装提供股票资料的电脑终端机。捷新集团办公大楼在中区地王，韦家骏当然的备了一部终端机，方便他不时之需。

这天，韦家骏的双眼，因不断的睁着看荧幕画面，疲累至酸涩难当。

上午收市后，他立即按动对讲机，给赖恩·杜德伦报告了捷新的股价之后，他便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好闭门养神，以期恢复元气。

根本上周末与周日韦家骏都没有睡好，趁机假寐半



小时，实属求之不得。

一星期忙足六天的都会男人，周末与周日的时间仍被家人五马分尸。

去周六，明知将临的周一复市会山崩地裂，然，这种心理压力对于韦家骏那十五岁的女儿韦敬慈而言，简直不明所以，故此也无动于衷。

敬慈老早嘱咐了父亲的秘书王太，提点韦家骏在下午二时半，到她的学校去参加慈善卖物会。

韦家骏原打算跟太太芷洋约在中环午膳，再一起赴女儿的约。故而把公司秘书部门同事的饭局，都推掉了。

谁知秘书王太在下班前告诉他：

“韦太太刚来电话，说还在试身，来不及跟你午膳，请在下午二时正把车子开到富丽华酒店门口接她！”

韦家骏素来有风度，微笑地谢过了，还不忘祝秘书有个愉快的周末。直到王太把他的办公室门带上了，才放心长叹一声。

妻子永远有个把自己的方便建在他不便之上的毛病，无论如何甩不掉！

韦家骏想，芷洋若明知不能跟自己吃午饭，应该早早摇个电话来关照一声。好让他有个预算，参加同事的午餐聚会去。

这天的午宴，还是公司秘书部门的一位女同事叫曾致芬的另有高就，大夥儿做东道送她的。自己说到头来是在该部门出的身，同事间的交情额外深厚，一有余暇，这种应酬是很应该踊跃参与的。

然，就为了太座早一晚的吩咐，把午膳时间腾空出来迁就她，只好歉然地推掉这个有意义的约会。



当家庭主妇的人，老不明白商场上的每分每秒都有善用需要与价值。奈何！

韦家骏当然不便在秘书跟前宣泄这口闷气。

现今，连行走江湖的女人，都变得干净利落，绝不罗嗦婆妈，大事小事，都不会鸣锣响道，大谈委屈，更何况是堂堂男子汉了！

一个捷新集团之内，上百的行政人员，有近半数都是女人。很多时，韦家骏都宁愿跟异性交手，还易相处成事。绝非异性相吸，刚刚相反，只为跑到社会上磨炼的女人，尤其爬得上高位的，是越来越似男人了。

男人呢，韦家骏不禁莞尔。

秘书王太有一天曾无意间向韦家骏透露：

“我们酒店的那起女经理们笑说，我们集团内，除红须绿眼的洋鬼子与韦先生外，就快变成清一色女主当政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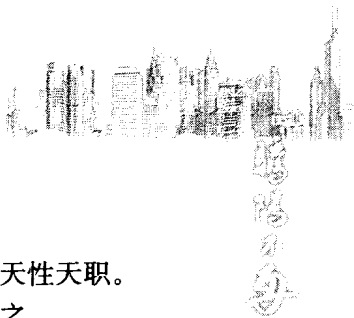
韦家骏当然会意。

男人一露了小家相，除了似女人之外，别无更一针见血的形容词了。

如何会显出小家子气来？也无非是量度有限，容忍不足。每逢败在种种江湖挑战与考验之下，就立即大呼小叫，怨天尤人，如是者，丢尽了威严架势，且露出底牌来，怎会受人尊敬？

批评男人变了女人之恐怖与不足取，其实是对一总男人的推许与赞扬。

男人普遍的豪迈爽朗一直备受社会认可与赞赏，可惜得很现代男人也有不少受不了生活压力，而致自败其身！



人恒自侮而后人侮之。

韦家骏从未试过让自己松懈，而遗忘天性天职。

因而委屈不论多少大细，全部一笑置之。

掉了一顿饭的时间，当然不值得他在秘书面前发脾气。

韦家骏且告诫自己，等会儿在跟妻子会合之后，也不必多所责难，好好的幽芷洋一默，让她心领神会，改恶迁善，倒是可以一试的。

闲着无聊，韦家骏只好漫步踱至富丽华酒店，先行跑进咖啡室去吃个午饭果肚。

咖啡室的一面是大片的落地玻璃窗，跟街上与在酒店前走过的行人，彼此可以看个一清二楚。

当韦家骏专注而投入地吃着他跟前的一碟肉酱意大利粉时，玻璃窗外有一群人走过。

家骏偶然抬头一望，尴尬顿生。

那群人不正正是捷新公司秘书部门的同事？其中曾致芬的脸色显然最是难看。

这是不难理解的，人要面，树要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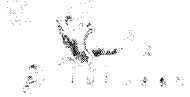
行将离职的下属，地位立即提升，跟自己再无高下之分，她绝对有自由把心上的不满与不快，通通写到脸上去。

无端端的惹来不能解释的误会，在生活上，真是司空见惯。

韦家骏除了在心上暗叫一声倒霉，实在也无可奈何！

从美利道停车场把汽车开出来的，泊好在富丽华酒店旁边，静候着太座来临。

韦林芷洋大概跟很多女人都一样，对丈夫只因恃熟



卖熟，老有一种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容百姓点灯的心态。

不消说，任州官者，当然是她本人。

家骏既熟悉芷洋，也就无谓跟她争，准时候驾，却还在等了十分钟之后，才见得到妻子提着大包小包的出现，竟然也算喜出望外。

家骏俏皮地说：

“我预计还要起码久候半小时，你今天的表现竟有神速进步。”

芷洋是个脸孔很好看的少妇，可惜，不大有幽默感。

因而，她仍然拉长了脸，并不造声。

家骏拍拍妻的手：

“你比女儿还需要我哄护呢？知不知道你的脸拉长了其实不好看，跟你的发型不相配衬，快来，给我笑一笑！”

“我还小了？”芷洋语气仍然不悦。

“不老就是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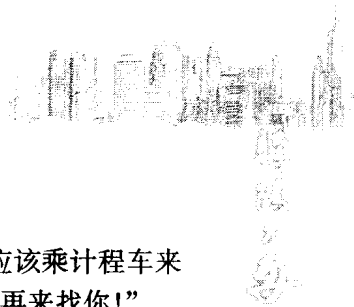
芷洋不去理他，脸朝车窗外望去。

真莫名其妙是不是？迟到的不是家骏，谁才更有理由发脾气了？当然，现代女性要使性子，已不须以月事烦人为理由。

这叫世界自由，另加妇解革命撑腰，男人还有何话可说？

家骏只好耸耸肩作罢。专心一志的把车子驶向女儿就读的那所高贵中学去。

学校门口的访客停车位本极有限，这天还被征用了以作卖物会的饮食摊档，所有来观光的嘉宾，都只能在大门口下车。



家骏拍拍额，喊道：

“竟忘了这儿没有位泊车，我们其实应该乘计程车来才对。芷洋，你先下车，我把车泊好了，再来找你！”

林芷洋的脸色更是青红不定，一口齏齏气往上直冲，差点要喷到家骏面上来似。

“究竟有什么不妥？”家骏有点不耐烦，也有半分惶恐地问。

“你爸说你的委实是太对了，脑筋永远冥顽不灵。聪明一点的人，应晓得在这种场合嘱公司的司机开车子送我们来了！”

林芷洋打开车门，下了车，用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把车门关上，踩着三寸高的高跟鞋，走向学校正门。

家骏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妻子自上车就不悦至下车。原来是为了面子问题。

敬慈念的这间是贵族学校，家长需要挪动十多万元购买学校债券才能取得入学资格。就读的除了是本城有名望的洋人子侄之外，就是一些喜欢洋化而又讲派头的华人家庭子弟。

家骏其实并不认为女儿一定要就读于此，只是驳不过芷洋，她在这事上又有韦定中撑腰，也就只好迁就了。

家骏认为芷洋的翁媳关系可以如此融洽，最大的关键，是他们二人的价值观时会雷同。

连这种家长与儿女共聚的同乐日都要斤斤计较，喜欢自有司机的名贵房车内钻出来才显架势，可见芷洋的心态。

林芷洋铁青着脸，站在学校大门口等候家骏。

眼看一辆闪亮亮的金色劳斯莱斯停下，走出来了一